

# 幸福与GDP

尹伊文 著

主流发展模式之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幸福与 GDP

主流发展模式之外

尹伊文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与 GDP：主流发展模式之外 / (美) 尹伊文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

(三联精选)

ISBN 978-7-108-06417-2

I. ①幸… II. ①尹…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  
IV. ①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5486 号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鲁明静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910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 数 246 千字 图 52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新版序

2011年，我的书《在世界边缘的沉思》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始于2008年，记录了我对不同于以GDP为主导的“另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思考，不丹、委内瑞拉、冰岛是书中的三个案例国家。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变化，这三个国家也发生了变化。面对这些变化我一直未停止思考，一直在观察中反省和探索。现在我把这十年来的反省探索再次记录下来，与十年前的沉思相合，重新辑为《幸福与GDP：主流发展模式之外》一书，与读者分享我的发现。

十年来一个重要变化，是以GDP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而以幸福为主导的“另类”发展模式已经从边缘移到了中心。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幸福作为全方位发展的目标；2012年联合国又召开了高层会议，主题是“幸福：定义新的经济范式”。

不丹是“国民幸福总值”发展范式的首创者，《在世界边缘的沉思》曾详细介绍了不丹的首创过程和曲折经历。此次又加了一章：《边缘范式进入了世界中心》（第7章），讲述不丹模式成为世界性的范式之后，不丹面临的种种新问题，其中包括它与周边国家在新形势下的错综复杂关系，2017年的中印洞朗对峙就是发生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委内瑞拉的“另类”模式与不丹的不同，我曾做过详细的分析与比较。近十年来，委内瑞拉遇到的新问题比不丹更为严酷棘手，此次为委内瑞拉也加了一章：《民粹主义 vs. 优主义》（第 11 章）。委内瑞拉模式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吸引了很多人，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新的一章介绍了委内瑞拉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其中有民主与民粹的错综纠葛，有委内瑞拉模式的软肋与陷阱。

冰岛以前并没有提供自己的“另类”模式，只是实践了主流的两种不同模式：北欧福利主义的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在实践这两种模式时，冰岛有丰富的经验，有痛苦的教训，有深刻的反省。此次为冰岛添加的一章是《后现代的“复乐园”》（第 13 章）。2008 年冰岛破产，成为现代的失乐园；令人惊奇的是，它快速走出破产的陷阱，又成为后现代的“复乐园”。冰岛的复苏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奇迹”，本书讲述了这个奇迹，展示了奇迹中透露的启示。

除了不丹、委内瑞拉、冰岛，此次在新版中我还增加了一个国家——越南。《乐园追寻的曲折迷茫》（第 14 章）和《在乐园边缘的沉思》（第 15 章）是讲述越南的。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越南几代人都在追寻着理想的乐园，从争取独立统一，到建设社会主义，再到市场化的革新……他们走过弯路，经历了多次的曲折与迷惘。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触动心灵的似曾相识，引发我们的深思。

尹伊文

2018 年 7 月

## 原 序

最近几年，我去过几个“边缘”而“另类”的国家，它们位于地理上的边缘地带，推行了与主流不同的“另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吸引我去那里的，不仅仅是地理边缘的猎奇召唤，更是对主流发展模式隐含的问题的忧虑，我期望在另类中得到启示。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主流”的中心，在美国，而且在华盛顿，那里是主流经济模式圭臬“华盛顿共识”的发源地。我是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正值新自由主义崛起成为主流的时代，那时候，在课堂上，在研讨会中，在新闻节目里，我被浸淫在主流发展模式的各种观念中，很自然地相信主流模式能让贫穷落后的国家变得发达。但是，我开始工作之后，这个信念却在实践中渐渐地动摇起来。我一直在国际机构中做社会经济发展项目，有机会接触许多国家的发展现实，这些接触使我目睹了“华盛顿共识”造成的失误和遭遇的挑战。尤其是90年代东欧的震荡休克转型，给我极大震动。进入21世纪之后，质疑“华盛顿共识”的声音越来越大，金融海啸的爆发，更使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模式神话在无数人的心中破灭。人们反省发问，主流发展模式究竟有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如何修正这个模式？

在我反思主流模式的时候，我常和国内的一些朋友讨论。我们都对社会发展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多年来经常交流探讨。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潮的发展、个人视野的开拓，我们谈论的主题变换着、扩展着，从早年的贫困温饱、效率机制，到近年来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贯穿始终的还有民主、自由、法制、个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等更深层的话题。青少年时代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理想，后来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有不同的人生体会、不同的工作经验。这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问题，来共享彼此的经验和心得。我想，这些问题大概还有许多人在探索关注，因此就把我的沉思集结成书，以便能和更多的人共享探讨。

尹伊文

2010 年 12 月

新版序 1

原 序 1

1 为什么幸福没有和 GDP 共舞？ / 1

2 进入神秘曼荼罗中的现代化 / 15

3 向环保祭台奉献牺牲之后 / 32

4 怎样才能让全社会共享繁荣？ / 48

5 怎样才能做出聪明的决策？ / 66

6 怎样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 88



7 边缘范式进入了世界中心 / 122

8 对抗全球化 / 139

9 当资源被精英独吞的时候 / 168

10 寻找治愈腐败的药方 / 199

11 民粹主义 vs. 优主义 / 236

12 现代失乐园 / 253

13 后现代的“复乐园” / 295

14 乐园追寻的曲折迷茫 / 314

15 在乐园边缘的沉思 / 345

## 为什么幸福没有和 GDP 共舞？

远征，你好！

夏天我从美国回北京探亲度假，咱们中学同学在一起聚会，可惜你因为腿伤不能来北京，真是遗憾。那天我们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饭，点了那里有名的冬菜包子和红楼菜。吃着冬菜包子，我们都想起小时候在学校食堂吃包子的事儿，每星期四的午餐是包子，大家都盼着吃。下课铃一响，争先恐后往食堂跑，你们男生的吃相最难看，狼吞虎咽，一眨眼你们桌上的那盆包子就全没影儿了。大个子刘强总喜欢到我们女生的桌子来“视察、视察”，看看有没有吃不了要“浪费”的东西。包子我们是不会“浪费”的，吃窝头的时候，我们常常给他。他挺有“共产主义精神”，把窝头拿回去和你们共享。看着你们在那里大吃大嚼我们“浪费”的窝头，我们都忍不住捂着嘴，想笑又不好意思，然后绷着脸讨论一个生物问题：人的胃是不是和身高成正比？总说要去问问生物老师，可最终也没去问过。

那天从来今雨轩出来，我们去了长廊，大家坐在里面聊了几个钟头。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吗？咱俩也坐在中山公园的长廊里聊了几个钟头。咱们从各自插队的乡下回北京过年，你约我到中山公园聊聊。那时候的形势风云诡异，忽左忽右，扑朔迷离，反左

的“批林整风”本给大家带来了希望，但忽然变成了反右的“批林批孔”，而在“反右倾回潮”的窒息恶浪中，周总理却作了鼓舞人心的《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的报告。你带了一份《人民日报》，那上面有总理的报告，咱们一段一段地琢磨着、猜测着，希望能从里面找到更多的隐藏信息：中国正在向何处去呢？咱们的前途和出路在哪里呢？我们会在穷乡僻壤的漫漫黄沙里蹉跎终生吗？……咱们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忧虑。朔风嘶号，沙尘飞旋，乌鸦在古老的柏树上哀啼。咱们一遍一遍地讨论：中国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吗？咱们能看到四个现代化吗？中国怎么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次聚会，大家也谈到了中国的现代化，还谈了许多咱们从小就关心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你素来是最喜欢思索这些问题的，我当时就在想，一定要把我们的讨论告诉你，听听你的意见。

那天先是谈起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大家都讲了自己生活的一些变化，接着，又讲了更多的新问题、新困扰、新痛苦。作为从美国回来的我，惊异地感觉到一个令我困惑的“反差”。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如果用“衣食住行”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同学们的生活水平都已经达到了咱们小时候想象的“共产主义天堂”的物质标准：营养充足的食物、现代化的住宅、春夏秋冬的漂亮衣服，许多人还有了小汽车；可是另一方面，却没有一个人有“进入了天堂”的幸福感，相反，大多数人都忧心忡忡，担忧股市继续下跌，害怕通货膨胀

加剧，抱怨医疗保险制度，咒骂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愤恨社会风气的败坏，大家还都担心美国的次贷危机会把中国和世界拖入“地狱”。“天堂”的物质，“地狱”的危机感，如此强烈的反差把大家的话题引入了“社会发展模式”的讨论，中国的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物质的丰富没有使人获得幸福？社会发展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2006 年，我去过不丹，那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国，它采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发展模式，一个和主流世界截然不同的模式。主流世界的发展模式是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中心目标，不丹却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把提高国民的“幸福”作为发展的目标。当我讲起我的不丹之行和国民幸福总值的时候，同学们的兴趣和热情轰然爆发，他们提出了无数的问题：国民幸福总值是怎么衡量的？不丹为什么会采用如此另类的发展模式？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界对不丹模式的评价是什么？不丹的模式取得成功了吗？人在不丹真是能感到幸福吗？……

你一定也想问这些问题吧，以你的好学探索性格，还有经世济民的热忱，你大概还会提出更多的疑问。这些问题都很复杂，容我慢慢来回应吧。我想先来答复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人在不丹真是能感到幸福吗？因为我没有在不丹做全面的问卷调查，我当然不能给出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面答复。我只是想用两个案例，来做个案式的回答。第一个案例，是我自己在不丹的“幸福感”；第二个案例，是许多留学西方的不丹人的“幸福感”。

我进入不丹感到的“幸福”是震撼的，真是有进入了伊甸

园的感觉。我是和牛津的十来个校友一起去的不丹，我们想去看看喜马拉雅山麓的几个古老王国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变化，我们的旅程涵盖了尼泊尔，印度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大吉岭（Darjeeling）、锡金邦，还有不丹。我们由陆路从印度进入不丹，当我们一穿过那座绘着古色古香图案的不丹边境国门，立刻就感到了反差的震撼，不丹和印度的差别太大了！印度那边又脏又乱，臭烘烘的街道、捡垃圾的小孩、要饭的乞丐、拥塞的交通、污浊的气味、汽车的嘈杂，让人时时感到焦虑窒息的压力。不丹这边则是一片宁静，街道宽敞整洁，汽车不多，人也不多，完全没有乞丐，所有的建筑都是不丹传统式样，墙壁是雪白的、鹅黄的、淡粉的，窗棂房梁上绘着古色古香的图案，连加油站都是一座不丹的传统小房子。我感到宁静和谐，那种在印度困扰我的焦虑、窒息、压力都烟消云散了。我看看身边的校友们，他们一个个也都像是舒了口气。彼得是一位退休的经济学教授，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啊，来到了伊甸园！”

不丹和印度的差别，不是那种“发达”与“穷困”的差别。70年代末我曾从深圳经罗湖去香港，80年代我也曾经从美国进入墨西哥的边界小城，那都是典型的“发达”与“穷困”的差别，一边是贫穷落后，一边是富裕繁华。但不丹和印度的差别则不是，如果用主流世界的“发达”标准来衡量，印度应该是更发达，因为它有更多的汽车、更多的商店，商店里也有更多的全球化的商品。在印度脏乱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狭窄的店铺，门前撑着塑

料布遮雨遮阳，里面堆着牛仔裤、耐克鞋、各色电器。这种格局的小店铺，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在中国见到过，在墨西哥、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地也都见到过。不仅它们卖的商品是全球化的，它们的店铺格局也被全球化了，没有了各自的传统特色，这大概是因为这样的格局最经济、最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吧。但是，不丹没有这样的店铺，它的商店仍然保持着传统建筑的格局，而且商店的数量也不多，看不到脏乱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狭窄店铺的现象。所以，当你比较不丹和印度的时候，很难用谁更发达、谁更穷困来描述。印度更发达，但也更穷困。不丹没有给人贫穷落后的感觉，但也没有给人富裕繁华的印象，它给人的是一种伊甸园式的感觉。

当我们离开边界小城深入不丹腹地的时候，这种伊甸园式的感觉更加强烈了。我们的汽车盘旋在绿色的大山里，纯净清新的空气让我的肺腑有“沁人心脾”之感。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树、自然的植被，几乎看不到人工开发的痕迹，这和印度又成鲜明对比。印度大吉岭的自然环境和这里相似，但那里的山林被城市发展的“摊大饼”侵蚀得千疮百孔，一簇簇的房屋满山遍野地生了出来，像是绿色的山头长满了疮疖；山上开了七扭八歪的道路，如同痢病头上又割划了条条疤痕。沿着道路搭建了一溜溜的房子，有的东倒西歪，挡风的铁皮满是锈迹，像是贫民窟；也有结实的现代小楼房，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临马路的房间多数做了小店铺，挂满了杂七杂八的彩色衣服，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皮鞋球鞋，塞满了可口可乐、炸薯片……大吉岭的交通堵塞状况极其可怕，因为



进入不丹，仿佛进入了桃花源，古朴的农舍，浓厚的民风，不仅自然环境没有被工业化污染，社会环境也没有染上常见的现代化疾病。不丹走了一条“另类”的现代化道路，不以 GDP 增长为中心，而是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实现。这是在不丹常见到的景色，青翠的群山，层叠的梯田，白墙红棧的房舍



城市中的商店，都保持了传统的特色，没有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失去自我。这是帕罗市区的商店

大吉岭是建在山坡上的，道路都是在山坡上开凿出来的窄路，汽车总是把道路塞得满满的，一辆接一辆蜿蜒几公里，像一串串的蜗牛，爬爬停停，半个钟头也开不出几里路。不丹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汽车在绿色的山野中畅通无阻地奔驰。这里的公路很好，路面平整，很像美国的公路，不像印度的公路满布坑坑洼洼，颠簸得让人头昏脑胀。我们在大山里盘旋行驶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司机把车停到一个山间木屋旁边，那是一个小饭馆，我们在里面喝了咖啡红茶，吃了一些饼干。饭馆外面的路边大树底下有一个农妇在卖香蕉和苹果，她穿着不丹的传统服装，下身是长裙，上身是对襟小褂。一个男人向她买了一串香蕉，他也穿着不丹的传统服装，那是一件头的长袍，腰里松松地扎着腰带。我看着山间树下的农妇，心中不由得又想起了印度，在印度的许多地方，我常常看见席地摆摊的小贩，在拥挤嘈杂的路边，在满布垃圾的地上，尘土飞扬在他们肮脏的蔬菜水果上，垃圾的气味混杂着鱼腥肉臭。那些小贩总是给人一种贫民窟的压抑感，而这个不丹农妇小贩给人的却是一种世外桃源的安逸感。

翻过大山，进入不丹的谷地，真是好像进入了一个桃花源。碧绿的青山簇拥在四周，山谷中的梯田，有的淡绿，有的嫩黄，有的青翠，像丝带似的环绕着山坡，层层叠叠曲曲弯弯，柔和地伸向朦胧的远方，疏疏落落的白色小房子，影影绰绰地散布着。田野中有叫不上名字来的五颜六色的花，一大片一大片地盛开怒放，地上落满五彩缤纷的花瓣，正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路边的房子都是古老的传统式样，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棕红的



木窗，雪白的墙壁，古色古香的图案点缀在屋檐廊柱窗棂上。多数人都穿着古老的传统服装，女人裹着曳地的长裙悠悠闲闲地漫步，男人穿着宽大的长袍甩着雪白的衬袖，僧侣披着绛红色的袈裟。还看到不少小和尚，八九岁的样子，披着小小的红袈裟。有几个人坐在路边的亭子里闲聊玩耍，旁边有狗卧着睡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学的《桃花源记》吗？这里不正是桃花源的写照吗？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不丹的山谷沉入一片静谧的黑暗，因为山里没有什么商店人家，也没有什么汽车，所以看不见灯火。印度大吉岭的夜景是万点灯火，“摊大饼”拱出来的大大小小房屋都点亮了电灯，山坡上山谷里满是星星点点，标示出“摊大饼”的千疮百孔。在不丹的星空下，我不禁沉思，究竟是大吉岭的万点灯火还是这静谧的黑暗标示着“发达”？究竟是在哪里能得到更多的“幸福”？印度和不丹采用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印度是追随主流世界的模式，强调“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ion, GNP）的增长<sup>[1]</sup>；不丹是推行了自己的另类模式，追求“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的实现。作为

---

[1] 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国外的净要素收入是指从国外得到的生产要素收入减去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